

姓名：陳子寧
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系級：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大三
指導教師：李威宜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友善耕作社群中的人類學實踐——以紙本刊物製作為主題

一、前言

(一) 起源——人類學與寫作

2021年秋天班「人類學的實踐」的各個課堂主體當中，最啟發我的是「人類學與寫作」。課堂以娥蘇拉的《轉機：勒瑰恩15篇跨次元旅行記》為文本，此書將人類學的知識背景與豐富的田調資料融入科幻小說的寫作之中，讀者隨著情節、劇情穿梭於不同次元，也能在敘事裡發現種種可與現實生活對照、對話之處。而當周的講者洪伊君，提供了創作過程裡人類學與文學的互動¹，我也不禁思考，何謂人類學式的寫作呢？人類學的思維、知識以及技藝，將如何影響我的書寫，又或者帶來某些新的途徑與發展？在學期中「人類學之夢」的作業中，我便以「人類學式的寫作」為主題；認為人類學時時刻刻對世界伸出敏感且敏銳的觸角，若寫作者有著人類學的思維，在田野中停留、與他者遭逢之後，除了用自己的感知說話，應能嘗試寫下「與我相遇的人們」是什麼模樣。而作品即便不是一貫寫實的敘事、客觀的語言，此刻的書寫也不僅僅是一種「獨白」，寫作的圖景，或許已往更遠更廣的地方延伸。

整個學期閱讀了許多人類學家在各種領域中實踐的文本，看見人類學在之中身處的位置、角色，也反覆地思考與詢問 人類學在不同的領域與情境，要如何介入 如何使力 如林淑蓉（2005 藥物治療與身體經驗：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建構 以「患者主觀身體經驗與感受」為切入點，於臺灣的醫療機構進行長期田野，分析精神病患如何以身體感知、理解藥物治療；胡台麗（1991 民族誌電影之投影：兼述台灣人類學影像實驗 則梳理民族誌電影的發展進程、美學觀念等，後聚焦於台灣民族誌電影身處的階段，以此呈現人類學與影像模式間的關係。因此在期末實踐提案的發想中，我決定以「人類學與寫作」作為行動的切入點，著重討論我想在田野地進行的書寫實踐、又如何以寫作與當地對話，並分析人類學能在過程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二、田野地——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

這堂課就像是一個尋找關懷與田野的過程。在思考自己究竟對什麼樣的社群、議題有所觸動時，發覺「農村」是我持續關注的主題。在高中時期，曾與同學一同做了宜蘭農舍問題的研究，在那時接觸到員山鄉深溝村的友善耕作社群，可以說是我關注農村的開端；大學期間則延續想更加認識農村的念頭，隨著課程去到新竹的農村，對當地生活、生態、耕作方式等進行田調，並結合影像、刊物的產出與農作物行銷。釐清方向後，最終決定將實踐的田野地聚焦在家鄉宜蘭，同時是我對農村認識的起始—— 深溝村

¹ 講者洪伊君在演講中分享她以新竹第一公墓為田野地的小說創作，講述從起心動念，到與公墓的放羊伯熟識、以及田調的過程與心路歷程。除了講述其在公墓做的田野，講者也述說她在文學創作上的行動，並提供以文學手法詮釋田野的一條路徑。

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法，刪除農地承受人需為農民的限制，使得農地買賣變得容易，一波農舍興建潮就此展開。而法規中也並未明確定義農地的「農用」為何，加上核可單位監督不周，導致「假農舍」爭議出現，許多農舍未落實農用，反而成為豪華住宅、度假所及民宿²。宜蘭自雪山隧道開通後，吸引眾多他縣市的人流；這些人也來到宜蘭的農村，在農舍熱潮之中，宜蘭的農村景象消失，地價上漲、生態被破壞。蔡晏霖（2016）指出，宜蘭的農舍熱潮反映農地價值已遠超過農作物生產的價值。而在土地被建築切割得破碎、農地不再農用的背景下，宜蘭的一群新農在2009年組成臺灣第一個新農團體「友善耕作小農聯盟籌備會」，由李寶蓮帶頭，成員包括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加留沙埔農場的楊文獻等人。³ 他們皆是使用生態型農法的農人。此團體以「友善耕作」為共同關懷，相比追求有機認證，更強調減少環境負擔的農耕方式，以及耕作的人性化與永續性⁴。也透過與慈心華德福的合作舉辦小農市集，嘗試建立地產地銷的銷售通路，翻轉解決宜蘭農耕困境。當代新農浪潮在此發酵。也是在團體一系列的行動與推動中，「友善耕作」社群於宜蘭農村落腳。而深溝村的農民們也是社群的一部分。

說到深溝村的友善耕作社群，賴青松創辦的「穀東俱樂部」總會浮現腦海。賴青松從事自然農法、不使用化學性農藥，「穀東俱樂部」則採「預約訂購，計畫生產」的認穀模式，更是臺灣首個「社群支持農業」（CSA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的實踐案例⁵，造就當地獨特的農耕模式。另外，穀東俱樂部的一位穀東楊文全，因關注農村規劃問題，2013年成立青農平台「倆佰甲」⁶。倆佰甲同樣以友善耕作為核心，協助並陪伴深溝村的新進農民找租地、找房、找穀倉等等，讓新農民的進駐更加順利，也讓深溝村能夠容納更多對種田有著想法與渴望的人們。

不論是穀東俱樂部或倆佰甲，都帶動「半農半X」論述在深溝村的發展。如倆佰甲有諸多成員並非農業相關背景，而是學生、老師、建築師等等。而由鹽見直紀提出的「半農半X」，簡單而言指的是一方面從事農耕，另一方面則發揮自己的特長，與社會建立連結。正如蔡晏霖（2016）於〈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中所說：「高速公路為宜蘭帶來土地商品化的困境，卻也帶來新的人才與連結。我們在此再次看見當代新農浪潮的內在張力。」

接下來我便開始思考，人類學的實踐與農村的實作將會如何交流互動？寫作在這之中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三、人類學實踐的提案

（一）實踐的動機與熱情

前述對宜蘭及深溝村農業樣貌的梳理，足以看出它們在臺灣農業發展中的特殊地位

² 簡龍裕：《宜蘭農舍興建發展與農地利用之探討》 宜蘭：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2017 頁35-40

³ 蔡晏霖：《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第22期，2016年，頁17

⁴ 引自網站：友善耕作小農集會所，網址：<https://reurl.cc/3jk62O>

⁵ 賴青松如此解釋CSA：「CSA立基於一群有共同理念的消費者，為了追求高品質的糧食來源，所以串連農夫，大家協同從生產端發起友善種植。」引自BRAND STUDIO：〈城鄉混血兒的歸宿——宜蘭深溝村不只是「半農半X」的最佳實踐地，也可能是永續城鄉的解答〉，《關鍵評論網》，2021年07月19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dgs/153817>

⁶ 2021年開始轉型為慢島學堂，為上午教下田種米種菜，下午則聽前輩經驗分享談的課堂。

與特色；因此決定以紙本刊物的編寫為實踐主軸，希望能以此紀錄與保存深溝村友善耕作社群的故事，也為田野中的問題打開對話的空間，試著找到解決、改善之道。

（二）實踐內容——刊物製作

在設想要如何將寫作與農村的田野經驗結合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從「吃」、「料理」的面向切入。在深溝村，有一間名為「深溝共同店」的店面存在。它是一個結合農產品販售與料理的商店，當地農夫生產的農產品在經過審核後可以在店裡直接上架，再結合飲食餐桌的一條龍服務，讓顧客除了購買，更可以進階品嚐、認識食材跟土地。因此，我便想以「飲食」為記錄深溝村的開端，透過此身體經驗搭起文字與人之間的共鳴與連結。而書寫的形式則參照「食通信」⁷，販賣農產品的同時販賣故事，建立起消費者與生產者、土地之間的橋樑

設計書寫的內容時幾經曲折，最初想要以「食譜」為內容主軸及刊物主題再延伸到使用食材的生產過程、在地特色，以及生產者的甘苦談、生命故事等等。但在和班上同學交流過程中，我們提出了問題：除了寫「故事」是不是還能做更多？世界多的是故事，會不會文字展現的、訪談得到的，還是停留在農村某種平面的模樣，無法建立起這個田野更立體的樣貌呢？並且在食通信的模式上，人類學式的寫作又會有什麼樣的關懷？於是決定回歸到課程前期所談到的、人類學家在移動過程中會感知到的差異，以及田調時可能觸碰到的結構性問題、當地權力運作等等議題，試圖觀察這些生活的縫隙，以擴展書寫上的更多可能。

在課堂上口頭報告上簡報深溝村這個地方，及我對它的看法時，老師給予的回饋讓我開始思考「友善耕作是全然美好嗎？」。我最初對友善耕作的理解（同時是我認同它的原因），它是以降低自然負擔為核心出發的農法，致力於土地永續經營。但無可避免的是，農村是一個社群、一個社會，必定有各種網絡的交織，以及它與其他社群互動時的摩擦，乃至對抗的過程，並不僅僅是單純、浪漫的耕種生活。而社群中這些複雜的存在，或許會在人類學的田野過程及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中發現；而一些在想像中未曾出現的問題也將逐漸浮現——有別於研究的預設，而是看見當地真正的需要他們正面臨的困境與糾結又是什麼。

最後，我決定以「一刊一道菜」的形式編排這個刊物，並賦予每一刊一個主要的討論議題。文章成形前的工作內容，會從找尋與議題相關的個人、家庭或群體開始，觀察他們如何理解這個議題、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又是什麼原因或脈絡讓其產生這樣的態度？以這一系列的提問、思考作為互動訪談的前提，希望能呈現更為細緻、獨特的當地人觀點。

因刊物整體模式仍採用食通信，將會請訪談的對象提供一道菜譜，並在文章中述說食譜的來由、它如何在記憶中傳承與轉變，並且介紹食材是由誰種植、種植的過程等等。這本刊物將隨著農產品的銷售一同交到消費者手中，對消費者來說，它能让他們看見深溝村更多元的面向，並且在眾多農村的故事中定位「深溝村」這個地方。深溝村也變得更加立體鮮活，不再只傳遞單一的理念與情緒。對當地人來說，書寫的內容可能是他們在日常行動中習以為常的事件、或者是行動中遇到的問題。而在文字裡，他們或許能以新的方式與視角了解自己的生活的；透過寫作，希望能製造對話、協商的可

⁷「食通信」源自日本，是一個將刊物與農產品共同販售的形式。主打顧客「看得到」也「吃得到」，除了購買農產品本身，更能在書刊中看到農夫與土地的故事。

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施力點。

在設計提案時，我也稍微設想幾個可能的刊物主題。例如從宜蘭氾濫的農舍建築切入，呈現深溝村的農民因農舍遭受到何種生活、耕種上的阻礙；也可以嘗試定義深溝村的友善耕作社群具體的形象為何，從社群建立、發展的脈絡中延伸至當地可能發生的抗爭、妥協 或者討論自然農法跟慣行農法是否只能二元對立？有沒有合作可能等等問題。

(三) 如何介入？

高中時拜訪深溝村，在「小間書菜」這間店裡買了「田文社」出品的三張明信片，至今仍好好收藏。在2020年小間書菜改變形式成為「深溝共同店」，田文社的農產品與文創商品仍在店內駐足。在思考如何介入、如何找尋報導人時，我第一個浮現的選擇便是這個「駐點在農村的報導社」——田文社。其創辦人也是一位在深溝種田的農夫，耕作之餘透過大量觀察紀錄著農村生活。

田文社臉書粉絲專頁的貼文以紀錄農忙生活 當地社群的八卦、大小事、地方活動等為主軸，而社長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有出版屬於深溝村的紙本書刊的願景 也曾經印刷一年一期的《深溝年報》，這份刊物便是以食通信的模式附贈在米袋之中。刊物風格以手繪、手寫、拼貼為主，內容則是該年度深溝村的特殊事件，以詼諧有趣的書寫方式記錄一年裡深溝村的變動。

從田文社的實踐當中，我發現田文社的初衷便是紙媒，也希望透過紙本的形式保存當地居民的家常菜譜，同時讓深溝的老年群體也能參與其中。如果我的實踐提案與其有合作的可能，便不失為一條進入深溝村的路徑。另外，雖然我目前無法成為全職農夫，也還是想將田調的一部分著重在農耕的參與之上，希望經由實作的身體、感知經驗，讓後續的書寫更有力量。

三 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誠如前面所提，在人類學田野的過程裡，可能會發現自己事先準備好的疑問，並無法切中正題、或者得到解答；在蒐集刊物製作的素材、訪談時，或許也會碰到類似的狀況。

當時在新竹農村的實踐中，我所加入的小組剛好是以製作食通信刊物為目標。回想那時碰到的最大困境，其實是成本。大概就是「想像很美好，現實很骨感」，在品質、美學上，我們肯定會有所追求 但迫於經費壓力，取捨是必須的。第二個被我們反覆討論思考的問題是「受眾」。以深溝村為主軸的這個刊物，在設想時是希望能達到「向外同時向內」。前者是因它是隨著農產品賣給消費者，自然有向外推廣的效果；後者則因書寫的內容可說是當地人的共同生活、集體記憶，在食譜部分也有一種傳承保存的意味。然而，我想在刊物中呈現的議題（問題），會不會並不被深溝村的人們接受呢？如果他們即使有所意識卻不願談論，這種（以採訪者的角度而言）消極的應對，要如何、又或者能否被記錄 在課堂中我們也曾討論與思考：田野地發生的「衝突」到底要如何記錄才好呢？這個提問似乎無法存在一個通則用以解決，但它卻是每個寫作者、觀察者，每一個試著對田野地、田野成果進行詮釋創作的人，不可避免也一定要面對的事件。

四、刊物之後

這份人類學式寫作的實踐提案，除了記錄深溝村的獨到之處、當地的記憶，也想帶領讀者一同進入「深溝村」的角度，細微地、脈絡地認知其農業模式的運作、社群生活的樣態，希望與讀者一同思考農村未來的圖景；期望讀者在享用稻米、蔬菜時，能經由文字走進農村各種細節與秘密，觀看之中存在或者消逝的事物、了解農人是如何思考，以此對當地有更加深刻的印象與想像。

五、參考資料

Ursula K. Le Guin

2011 轉機：勒瑰恩15篇跨次元旅行記 嚴韻譯 臺北：繆思。

林淑蓉

2005 藥物治療與身體經驗：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建構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4 59-96

胡台麗

1991 民族誌電影之投影：兼述台灣人類學影像實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1 183-208

高宜滂

2018 宜蘭縣深溝村半農半X 發展之社會設計。休閒研究，7(2): 1-18

蔡晏霖

2016 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22:23-74

簡龍裕

2017 宜蘭農舍興建發展與農地利用之探討。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關鍵評論網

2021 城鄉混血兒的歸宿——宜蘭深溝村不只是「半農半X」的最佳實踐地，也可能是永續城鄉的解答。網路資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dgs/153817>